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五

經濟編

人類

警戒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于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伯功焉

漢馮異自長安入朝光武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荊棘定關中旣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虜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

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鈎臣無忘檻車
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
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晉惠帝反正稽紹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
輦往弊者則政不爽大一統于元首百司役于多士
故周文興于上成康穆于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
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穎上大將軍無忘黃
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飛矣

斷無斷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太

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唐憲宗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

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

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時議者鼎沸以爲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武帝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爲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

子路問于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于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而讐之怨讐竝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

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爲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晉文公田於號。遇一老夫而問曰。號之爲號久矣。子處此故矣。號亡其有說乎。對曰。國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號之所以亡。文公已

○號亡其有說乎。○號亡其有說乎。○號亡其有說乎。

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求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卽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未甚也。明君不懸怒，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鼃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弑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

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讐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郤。而藥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稽師之不成。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之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卽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况爲臣而行。

之君乎。誅旣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爲讐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哉。

改過

晉周處字子隱，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不樂耶？」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荅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

故政后省
二陸大齊

漢書地理志
天有過乎有之
崩弛竭塞是也
天地舉有過卒
不累覆且載者
何善復常也
人介乎天地之
間則固不能無
過則不害聖且
賢

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
三日三夜人謂必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
相慶始知人患已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
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
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
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
信克已期年州府交辟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闕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
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
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則不害聖且賢

者何亦善復常也

王安石
原過論

悔過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謝過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

曰趙民其壯者皆歿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鄒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鄒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

孟子
卷之六

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

欲爲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

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人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能脩功、退不能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

閒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漢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梁節王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熒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茲罪以至考案賤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卽時伏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負

先帝而令陛下爲臣收汗天下誠無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孰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勅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蒼頭奴婢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汗清流旣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遷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歿就生頗能自

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饒足

使過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

舉善也

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分過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疆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郟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郟子因曰胡不以殉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郟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或曰郟子言不可不

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殉、勸之以殉、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郗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郗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郗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郗子且後至也、夫郗子曰、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爲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與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將、郗子之得之也、今郗子俱弗得、則民

絕望於上矣。故曰：鄒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鄒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鄒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奸邪

明皇晚年，自恃承平，以爲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疾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

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明皇不之寤也。

安祿山與王鉞俱爲大夫、鉞權任亞於李林甫、祿山見林甫禮貌頗倨、林甫陽以他事召王大夫、鉞至趨拜甚謹、祿山不覺自失容貌、益恭。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祿山與公卿皆慢侮之。獨憚林甫、每見雖盛冬、常汗沾衣。林甫乃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爲十郎、旣歸范陽、劉駱谷每日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湏好。

檢校輒反手據牀曰噫嘻我死矣

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明皇
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明皇悅之時武
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清諸子莫得爲比太子浸
踈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
妃德之陰爲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

裴遵慶既罷去政事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
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代宗意所屬載必先知之
承意探微言無不合

李懷光性粗疎自山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

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爲也、吾見
上當請誅之、旣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德宗必接
以殊禮、或說王翊趙贊曰、懷光緣道憤歎、以爲宰相
謀議乖方、度支賦歛煩重、京尹犒賜刻薄、致乘輿播
選者、三臣之罪也、今懷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誠、
詢訪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翊贊以告盧杞、杞懼
從容言於德宗曰、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
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
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
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德宗以爲然、詔懷光直

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光
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
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爲
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行
盧杞秉政知德宗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乘間薦吏
部侍郎關播儒厚可以鎮風俗以播爲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歛衽無所可否德宗嘗
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
而止還至中書杞謂播曰以足下端慙少言故相引
至此曷者柰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復敢言

宋徽宗時、蔡攸有寵、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攸黼着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媒謔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因令苑囿皆倣江浙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爲不祥之兆、

朱熹曰、紹興初、賢才並用、紀綱復張、諸將屢以捷告、

恢復之勢蓋十八九虜人於是始露和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獨以長樂棹宮籍口攘却思謀熒惑主聽使和議翕然以定而不可破士大夫徂于積衰之俗見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仇忍辱爲事理之當然嗚呼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未流之弊遺君後親無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上通于天萬死不足贖也

韓侂胄謀預政數詣都堂留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口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趙汝愚議攢

宮不合、侂冑因間之于光宗、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

陳自强嘗爲韓侂冑童子師、及侂冑當國、自强入都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僦居主人出入侂冑家、爲入言之、一日侂冑召自强比至、則從官畢集、侂冑設褥于堂、延自强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蹶蹐莫敢居上者、侂冑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其才、卽除太學錄、未踰歲、三選爲秘書郎、旣入館、卽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

丞旬日遂秉政

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歿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韓侂冑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請誅侂冑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冑使皇子榮王獻具疏言侂冑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楊次山擇群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忤侂冑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象祖以告李壁彌遠自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冑久任國柄輕啓

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克位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泄乃已翌日侂冑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冑至玉津園側廂殺之彌遠象祖以誅侂冑聞帝不信越三日猶以爲未死後審其果然遂下詔暴侂冑罪惡于中外蓋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及楊次山帝初無意也論功進彌遠爲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侂冑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閹皆其門廡之人嘗鑒山爲沼下瞰太

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
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械草制以爲得聖之清易拔
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謂伊霍旦奭不足
以擬其勲余嘉請加九錫趙師舜乞置平原郡王府
官屬侂冑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
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及籍其家多
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

彌遠爲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久初欲反韓侂冑
所爲故收召賢才老成布於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成
論者紛起遂專任愷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

盡理宗德其立已唯言是從故恩寵終其身

賈似道上疏乞歸養度宗命大臣侍從傳旨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卽交卧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間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

可勝計。兵喪於外，匿不以聞。太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爲相，國政闕失，後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汙，安置于建昌軍籍錄其家。雖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延如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媚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群妾踞地闔蟋蟀，所狎客戲。

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問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柰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歿、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除奸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于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

進曰夫少正卯者魯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辯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僞則其智足以移世。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于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阝。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鄒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謂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

愚者之所惑也。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歟也，君不歟則勢不重，情非憎君

也利在君之歟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主不舉不叅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外內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叅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叅觀。士無幸賞。賞無踰行。殺必當罪。有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籍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減。權勢減則

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鬲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未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爲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嘗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韓非傳內篇

靈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與共交搆誚事太后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陳蕃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旣從

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訴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群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誼譁言戾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璉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柰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

臣疾之

唐高宗時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
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黜之將納爲
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
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奸
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于親爲不孝柰
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
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就
云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
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

不退義方乃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以義方毀辱大臣貶之

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至代宗狼狽出幸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爲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

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邪危邪。若以爲危豈得高枕不爲天下討罪人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卽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誡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代宗以元振有誅護功削其官爵放歸田里。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以爲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喑鳴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昔林甫雖擅權群臣又不諂宰相輒

奏事者則托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
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
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誹謗貶峽州別駕

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
未幾德宗果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
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鑿輿播選海內瘡
痍奈何遂選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
人草制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百辟疾
之若讐六軍思食其肉何可復用德宗不聽補闕陳
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叙天地神祇

所知。華夏蠻夷同棄。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
袁高復於正牙論奏。德宗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
止原其罪。不可爲刺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
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
而起。德宗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却。京顧曰。趙需
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德宗謂宰相與杞小
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
天下夫望何。遂以杞爲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
思卿言。誠爲至當。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
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

之不逮也。德宗悅，杞竟卒於澧州。

陸贄以德宗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我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德宗，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旣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德宗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德宗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贄罷爲太子賓客。

德宗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裴延齡曰：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德宗曰：開元

以見在爲
羨餘

天寶間求羨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
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延齡
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立簿書、乃於糞
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
已棄之物、卽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
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
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德宗不許、亦不
罪少華、郡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
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銍、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
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可憐一哭由是有寵於穆宗。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奸蠹之狀。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表三上。穆宗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以弘簡爲弓箭庫使。積爲工部侍郎。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任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累選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

信友

信友

儲嗣屬意于英宗，寸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卽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翌日，韓琦出空頭勅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旣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蘄州安置，取空頭勅填與之。」卽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唐炯以父任得官，嘗上書言秦二世制於趙高，乃夫之弱，非失之彊。神宗悅其言，又言青苗法不行，宜斬

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王安石尤喜之。薦使對明。
進士出身爲崇文校書。安石復令鄧綰舉爲御史。遂
除太子中允。將用爲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立
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垌果怒安石。
易已。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垌乃因百官
起居日扣陛請對。帝令諭以他日。垌伏地不起。遂召
升殿。垌至御座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
下一一陳之。乃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
聽劄子。安石遲遲。垌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
知。安石竦然而進。垌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

石專作威福。曾布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厮僕。且讀且目珪。珪慙懼俯首先降。又言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爲安石牙爪。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爲不肖。附已者雖不肖爲賢。至詆安石爲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垆慷慨自若。畧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閣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

臣聞去年十二月焚惑犯房上相。未幾陳執中家決殺婢使議者以爲天變應此。臣切謂不然。執中再入

爲相未及二年，變祖宗大樂，墮朝廷典故，緣葬事除
 宰相，除翰林學士，除觀察使，其餘僭賞不可悉紀。陛
 下罷內降五六年來，政事清明，近日稍復奉行。至有
 侍從臣僚之子，亦求內降。內臣無名，趨資改轉，月須
 數人。又今天下民困，政爲兵多而益，兵不已，執中身
 爲首相，議當論執，而因循苟簡，曾不建言。天變之發，
 實爲此事。陛下釋此不問，御史又專治其私，捨大責
 細，臣恐雖退執中，未當天變。乞以臣章宣示御史，然
 後降付學士草詔，使天下之人知陛下退大臣不以
 其家事，而以其職事。後來執政不敢恤其家事，而盡

心於陛下職事

范鎮論陳執中疏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忤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以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

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盧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刀、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蘇海祥
姦論

哲宗時呂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于時，懇求散地。

右司諫蘇轍王觀歷數其姦請投畀四裔以禦魑魅
中丞劉摯復列其五罪於是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
貶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時惠卿章惇呂嘉問
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
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
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
惠卿黨稍安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
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
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邪

呂惠卿懷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

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
爲腹心、安石山野之人、彊狠傲誕、其於吏事實無所
知、惠卿指撻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
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
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
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爲小官、
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
身爲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
僞辯、以難琦說、仍爲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
用刑獄以震動天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

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旣而惠卿自以賊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爲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糜費資糧、棄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畔、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

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爲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兩中收穫卽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能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肝肺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

見於尺牘不復疑問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挾撻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故放麈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托國食子徇君也而推其忍則至於弑君樂布惟不廢彭城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爲名臣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

有夫曹桓古之姦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寃利
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
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
亦惡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
蹇周輔朱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
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
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
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鄒綰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
及惠卿者蓋其凶悍倩忍如蝮蝎萬一復用睚眦必
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

蘇軾論呂
惠卿書

蔡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以爲皆涉譏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於是臺諫言確怨謗乞正其罪執政議寘確于法范純仁王存獨以爲不可力爭之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于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事甚

臣子於君
之問欲
所以者皆
八議亦人
所

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諫。不可罪確。悉貶遠州。確至新州。未幾卒。初確之具析未上也。梁燾自路州召爲諫議大夫。過河陽。邢恕極論確有策立勲。燾至奏之。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勲耶。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爲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故今因其自欺。如此行遣。蓋爲社稷也。

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常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

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耻。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定光謚爲文正。近乃乞斷棺槨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疏前後至

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哲宗慰勉而已至是復論章惇顓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復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于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游說邪惇益怒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于蘇軾兄弟會安民言事忤旨惇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安燾收之不克

日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鷗上書曰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厓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

姦此何理也。小人譬之螻蛄，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爲得計。哲宗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蔡卞專托經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事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哲宗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龔夬論惇卞之惡，大略以爲

昔日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惇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惇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其朽骨銜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災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爲，皆卞發之，爲力居多。望采之至公，昭示譴黜，未報而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昞、堅等極論卞

罪浮于悼，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寧臺，諫論之不已，遂以祕書少監分司池州。

方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爲自媒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莫不聽命。京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上意。」人親戚京，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上意。」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歛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復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之。京分爲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爲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爲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

治亂臣以爲京必反也請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
獄竟流嶺南

王黼聞金兵至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爲崇信軍
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
聶昌昌遣武士躡及於雍丘南戕之民家取其首以
獻欽宗以初卽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爲盜所殺李彥
賜死竝籍其家朱勔放歸田里勔以花石取媚流毒
州郡者踰二十年積官至寧遠軍節度使居蘇州公
肆括克其園地擬禁禦服飾器用上偕乘輿又託輓
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聲震薰灼東南部刺史郡

守各出其門、邪人穢夫、候門奴事、時謂東南小朝廷、上皇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略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一門、盡爲顯官、騶僕亦至金紫、天下爲之扼腕、至是凡由勅得官者皆罷、

蔡京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童貫再貶昭化軍節度副使至是復竄京于儋州其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許量移竄貫于吉陽軍趙良嗣于柳州詔下十日京死于潭州朝廷遣御史張徵誅貫轉運副使李昇之誅良嗣于貶所函首赴闕梟于市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顛狙伺爲固位計帝亦知

左右婦寺譽言日聞

呂祖泰祖儉從弟也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口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光宗論韓侂冑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侂冑童稚之師躡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

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冑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冑、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謙亦以爲言、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

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旣得罪、監察御史林采言、僞習之成、造端自周、必大宜加黜削、施康年亦言、必大首倡僞徒、私植黨與、遂貶必大爲少保、

賈似道旣免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自劾、且言爲夏貴孫虎

臣所誤乞保餘生有旨令李庭芝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楊不還王爚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府紹興守臣閉城不納王爚復言于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縉紳茅草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太后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衆爲露布逐之復詔徙于建寧府斬翁應龍籍其家廖瑩中王庭除名流之嶺南皆自殺於是御史孫嶸叟等又以似道罪重罰輕乞斬之以正法方回復上疏論似道僥詐貪淫褊驕

客專忍謬十罪大皇太后猶不聽翁合上言似道以
妬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
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
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迫於衆怒僅謫建寧夫建寧守
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
咸欲嘔唾况見其面乎乞遠移荒昧以禦魑魅遂詔
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
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
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
人虎臣至悉屏去撤輜蓋暴行秋日中令昇輜夫唱

杭州歌謠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于客邸李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元世祖時天下以桑哥駒考錢穀之故。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者。集賢直學士趙孟頫謂奉御徹里曰。桑哥罪惡甚矣。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公爲上所親信。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事也。時帝畋朔北徹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

問之辯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卽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衆遂詔臺省相與辯駁之桑哥辭屈帝曰桑哥爲惡始終四年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遂斥罷臺臣之从任者免桑哥等官命徹里率衛士三百人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阿魯渾薩里以連坐劾

籍其貲帝問桑哥爲政如此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顧言不用耳葉李與桑哥同事一無所匡正亦坐免久之得以疾請南還楊州學士李淦上言葉李本一黠徒方受上簡知卽以舉桑哥爲第一事致以非罪誅貶大臣遣使四出鉤考錢穀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洊至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桑哥之罪宜斬李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朕素以葉李剛介寧有是邪令召淦詣京師置對淦至而李已卒遂擢淦江陰路教授以旌其直王著因人心憤怒阿合馬密鑄大銅錠與妖人高和

尚謀擊殺之時，皇太子從世祖如上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姦，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省中疑之。時高鵬張九思皆宿衛宮中，詰之。倉皇失對，遂執之。訊問不伏。及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鵬問果何爲，易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相也。」旣而省中遣使出迎，悉爲僞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健德門。夜二鼓，至惠宮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卽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郝鎮至殺之。囚右丞張惠，於是鵬九思開門大呼曰：

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留守博敦持挺擊立馬者墜地、衆斧漬多就擒、高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腦兒聞之、卽遣和禮霍孫等歸討爲亂者、獲高和尚于高梁、可梁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歿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復以張易從著爲亂、將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乞免傳首、從之、王惲曰、著戮于義、捐一身爲天下除害、事旣露、不去自縛、諸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而視死如歸、誠殺身成名、死而不恤者也、律以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

以義與之可乎

伯顏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遂專權自恣變亂成憲順帝患之伯顏欲以所養弟之子脫脫宿衛偵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汪家奴翰林學士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實屬意脫脫故脫脫政令日修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爲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焰熏灼天下之人知有伯顏而已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扎兒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爲然脫脫復

質於師吳直方直方曰傳有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爾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伯顏之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乃遣二人與脫脫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辨益悉其心靡他遂聞于帝帝始信之無疑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復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論之際左右爲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上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于家

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等謀欲候伯顏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螭坳皆爲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然遂疑脫脫亦增兵自衛至是伯顏以所領兵衛請帝出田脫脫勸帝稱疾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遂與阿魯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夜二鼓遣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營中取太子入城又召楊瑀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出爲河南行省左丞相命

平章政事只兒瓦歹賁赴柳林黎明遣騎士至城下問放脫脫倨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皆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奏乞陛辭不許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伯顏曰爾曹見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弑君伯顏俛首有慚色旣而帝以伯顏罪重罰輕復降詔安置南恩州陽春縣行次江西隆興驛病死

除奸不盡

漢皇子辯卽位何太后臨朝何進與太傅袁隗輔政錄尚書事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已及

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奸利，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爲國家除害。」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術亦尚氣俠，故竝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顓、荀攸等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閣，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

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
其書示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太硃之，因領其屯兵。袁
紹復說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以其
言語漏泄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
元舅之重，而兄弟竝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
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爲天
下除患，名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
前殿，將軍宜受詔領禁兵，不宜輕出入宮省。進甚然
之。乃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策而
以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

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

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

者，紹以爲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

爲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

欲誅之數，白太后爲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

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爲然，中官在省闈者或數

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

外收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爲畫策，

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

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

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
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攘虎步高下在
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
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爲雄所謂倒
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祗爲亂階進不聽遂西
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
東發其郡强弩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城臯使武猛
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爲言太后
猶不從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
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

且與省內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脇之曰

爰構已成形執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

早決之乎進于是以紹爲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

從事中郎王允爲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武吏司察

宦者而促大誤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

乃恐悉罷中常侍何尤小黃門使還里舍惟留進素所私

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

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

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于此決之至于再三進不

許紹又爲書告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

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
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
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
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
婦言于舞陽君入白太后乃召諸常侍皆復入直八
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置郎
入守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
葬今欵入省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
使人潛聽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
持兵竊自側閤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

進入坐省閣，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爲誰？于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于嘉德殿前。讓珪等爲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閣閉，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

閣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脇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闕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于閣道窻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詭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閣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卽車騎也士吏能爲報讐乎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于苑中

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餐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張讓、段珪等因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公卿竝出樂觀，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劔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以貢爲郎中，封都亭侯。董卓遂廢帝，又迫殺太后，殺舞陽君何氏，遂亡而虞室亦自此敗亂。

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

之威外迎群英乘風之勢卒而事敗蜀豎身死功頽
爲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傳曰天之廢商久
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于泓也

范曄寶武
何進論

王允旣誅董卓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旣而
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爲惡逆而特赦之
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
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劔客遇
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旣失意望漸不相平允
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旣殲滅
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仗正持重

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群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卜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竝尚從坐，今旣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

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爲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貴，李傕等欲卽殺允，懼一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于

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僊乃收兄及翼。宏并殺之。

唐張易之。昌宗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几上肉耳。夫何能爲。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強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及中宗卽位。上官婕妤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中宗遂與三思圖議。

政事張東之等數勸中宗誅諸武中宗不聽東之等
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
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
知復奈何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
不利於社稷中宗信之三思等因爲中書畫策不若
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
權中宗以爲然以暉爲平陽王桓彥範爲扶陽王
張東之爲漢陽王袁恕已爲南陽王崔玄暉爲博陽
王罷知政事後張東之表請歸襄州養疾遂以東之
爲襄州刺史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已尚在京師

忌之俱出爲滑洛豫三州刺史陰令人疏皇后穢行
勝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中宗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
事承嘉奏言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使
人爲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乃以周利用
奉使嶺外比至東之玄暉已死遇彥範於貴州令左
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剛
而殺之恕已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
升不死不勝毒憤拊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用還